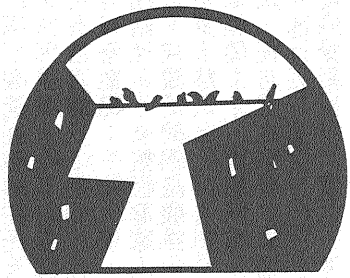


橋



地址：香港堅道明愛中心五〇二室
香港北角建華街三十號聖猶達堂
九龍窩打老道一三〇號教研中心
電話：5-8101104 / 5
5-665019, 5-665020
3-366523, 3-388485

31
季刊

一九八九年四月

非賣品

第一版

跟丈夫分開至今已九個多月，他在台灣，我在香港。以往在美國，每星期見面一次；現在則待幾個月才能共聚幾天。別人知道我的情況，定會關心地說：「這點我是知道的。我對他是絕對放心，可是自己卻不肯定。這為我帶來了罪惡感。我知道自己愛自由，喜歡隨自己心意去做事，在台灣住上一段日子後，因為適應不了，又沒有工作，毅然決定回香港，從此夫婦二人便各自在生長的港地方發展事業。我知道他希望有太太在身旁照顧，希望太太為他生個孩子，但我卻一一不能辦到。有時他也在言談間流露孤單生活的可憐，但對於我的決定，他是明白

的，我十分感激且多謝他對我的「縱容」，只望若干年後，我們可在美國一起生活。不能見面，唯有每週用電話聯絡，互訴感受和體貼。當放假相聚時，我們會把時間排得滿滿的，絕不浪費一分一秒，更不會爭執，每次的見面都有「小別勝新婚」的感覺。我對這樣的婚姻生活感到愜意，自己能全心全意去工作。他也適應得很好，可能一向大家都是獨立的人，雖然對方不在身旁，有時會感到孤單，但畢竟對方對自己的支持卻不因空間的距離而減少，這是我們深信的。

惠

移民！

移民？

移民？！

移民！

「明新，收到領事館寄來的信，我們的移民申請已經被批准了，明年二月十日前需要到埗……」太太急不及待打電話到公司來通知我，當時心情非常興奮。忘掉了工作上的煩惱，站到窗前，遠眺中環及維多利亞港的繁喧，心裏盤算着未來的生活大計。

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感受到離別的壓力。每當想起要放棄目前的一切，包括親戚、朋友和同事，到一處陌生的地方生活，便感到失落和難過。到底是逃避還是積極呢？我自己也分不清！再者，西方文化和教育對女兒是否適合呢？她們的成長過程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干擾呢？這些問題委實困擾着我。在寧靜的深夜裏，常與太太討論這些問題，希望能夠達到共識，同負責任並且互相支持。也使女兒們在彼邦環境中生活，得到正確的引導。

當我們把樓宇賣掉後，心頭又湧現了很難過的感受。搬屋時家中很多物件，或被棄置，被賣掉或轉送他人。霎時間對這些物件產生了莫名的感情，但礙於環境，不得不把它們放棄。當時很惱恨自己過往未能好好善待它們、欣賞它們存在的價值。尤其是那張破舊的木摺椅，是媽媽生前節衣縮食，很困難才湊夠金錢去購買的一套桌椅其中剩下的一張。多年來我都刻意去保留它，因為它代表了母愛的偉大，在生活極度困難時，她盡最大的努力維持家計，還購買這套桌椅給我們做功課。可是，面臨這次環境的變遷，我忍痛把媽媽遺下的破椅子棄掉，心裏很不舒服但又無可奈何，好幾天也不能回復平靜。

幸好得到太太的勸勉、鼓勵和支持。她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開解我的苦惱，使我重新抓緊生活的方向。她說：「任何艱苦的道路，我們將會攜手面對，互相扶持。還記得十多年前我們共同訂立的婚姻盟約——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我們都永遠互相愛慕尊重，終生不渝。」願主垂鑒我們的意願。

嚴明新
八八年十月

移民！

移民！

移民？

移民！

移民？

移民！

移民？

談一談？
「輔導會是嗎？我想找輔導員談一談？」
「我是王姑娘，請問貴姓？」
「王姑娘，我姓陳，我現在在很惶恐。」
「陳女士，聽到你的聲音，感覺到你很開心。或者你可嘗試講出問題，看看能否有方法解決？」
「我丈夫和兩個兒子已解決移民手續，我事前全不知情。他們想利用移民來避開我。我知道他一早已經想和別人離婚，但由於面子關係，不想別人知道，就沒有行動。如今親戚朋友，都算狠心！在香港去，我到對

兩個兒子也與他們的爸爸一起對付我，真丟面！
「妳有沒有想到甚麼原因使兩個兒子會和他們的爸爸一起對付妳呢？」
「我知道我有不是；我嗜賭成狂。時常輸去家用，又不理家務，但是我始終是他們的媽媽。為甚麼要做到這樣絕，用「移民」為藉口來拋棄我？甚至不讓我知道他們往那裏去，我現在甚麼也沒有，叫：我怎麼辦！我真的不想做人了！」
王姑娘

張太：

來加已經一年，不論是地方環境或是生活形式，已經習慣了。兩個孩子在適應上，還算過得去，當然他們仍懷念香港的同學朋友。偶然也會抱怨我把他們帶來，甚至與我爭吵，到底他們還年幼，很快可以忘記過去，認識新的朋友。只是他們將會失去爸爸。相信你已經知道他在港另有女朋友的事。當初決定來這裏時，我們是如何的有信心，有計劃，萬萬想不到，恩愛如我們的夫妻，也因分隔兩地，而不能互守承諾。我不知道，是受到他的刺激，或真是人性的軟弱，我也寂寞難奈，在進修的大學裏，我已有一位知心友。目前，我們同意仍保持夫妻名份，他仍是每半年來一次探望孩子和負擔生活費用。究竟，是我們婚姻的根基不穩而有今日後果，或真是夫妻要日夕共處才可維繫感情呢？今日的事，我要承擔那一部份責任？

掛念你
敏
八八、十一、六

芳明 日記

芳明

「老婆，不如妳帶大小不長去加拿大住三年，我在香港繼續賺錢，以後既不用怕九七，生活亦不成問題。」

「你開玩笑吧，無論在香港也好，走到天涯海角也好，我們一家四口是不容分開的。要我帶著兩個孩子，跑到加拿大去做二等公民，人生路不熟，舉目無親，我像個寡婦、孩子像孤兒般的生活，你則妻離子散的獨個兒。無可能，我絕對不能容忍這類事情發生的。」

「妳太誇張了，三年光景轉眼便過。我現今亦時常出外公幹，妳倒也可以忍受。」

「不用再談，我完全反對，無論如何，不可能的。」

老公倒頭睡著了，這個問題已經反覆討論數次，始終未能達成協議，想到丈夫出外公幹的日子已經夠難受，何況一別三載，大概其他人可以接受，我就實在受不了，奉召出征的士兵跟妻子不知會否永別，就是服役亦要兩三年才返家；也有出外深造的一去就三幾年；行船、捕魚的一年半載更是平常，人家的妻子可以獨立地、堅強地生活下去，為甚麼我辦不到？莫非我不是賢妻良母，只懂被愛，不曉得愛人，只有被呵護，不會照顧家人嗎？我思前想後，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不如來一次大批判，自我檢討一番。

回想丈夫外出公幹日子，我並未感到孤獨，我很堅強獨立的生活，更會照顧孩子，包括上學、放學、做家課、郊遊、日常起居，無不井井有條。偶然遇到一些意外，孩子生病，發高燒，受傷，頭破血流等事故，為他們找醫生，送院治療等應變能力亦能令人滿意，這證明我可獨立照顧子女。

察覺自己的生活節奏，在丈夫出門的日子裏更有規律，辦事效率亦高，更具獨立性，創作性，更有幹勁。我亦不時感受到「小別勝新婚」的甜蜜，大家更珍惜相聚的時光。

有謂「太空人容易變心」，我對丈夫這方面絕對有信心。從商的男人時常出外公幹，應酬節目多，聲色犬馬的生活怎會沒有呢？既然放心丈夫到台灣、泰國、韓國，又怎不能讓他在香港獨自生活。

二姐如面：

來信已收到，得悉你們及各兄弟姊妹近況都好。謝謝！我們母子三人身體安康，心情亦比前平靜得多了，現在數著日子回港見各人，反而漸興奮。

老實說，我實在很愛我的丈夫，但是由於在共聚的時刻互相傷害得太深，在潛意識的驅使下，寧願帶著兩個子女來澳洲坐移民監，一嚐暫時分居的滋味。

澳洲的生活令我心力交瘁，我嚐盡了訴說不清的滋味——有孤獨、忿怒、筋疲力盡、情緒低落、寄人籬下的委屈、獨力支撐的堅忍、朋情關懷的溫馨、體驗自信心增強所帶來的希望等等；種種的經驗豐富了我的內心世界，令我在人生旅途上踏實地跨進一大步。

在澳洲這一年多來，我是擔任一個全職母親的角色。這裏的兒童是家庭的中心人物。本地的女士們在婚後育有子女之後，都很順理成章地放棄原有的職業，跑回家中專心一致哺育子女，打理家務。在家中，事無大小，她們都學會去做，不假手於人。因此，她們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女紅、園藝、廚藝等樣樣都精，令我佩服不已。因此我也不甘後人，選擇一些興趣課程，學習些手工藝來增加生活情趣。慢慢地我感覺到這裏的生活比香港營營役役的方式有意義得多，精神思想都比較充實。

二姐，我上星期寫了一封信給他，責問他為甚麼「無聲無氣」。兩個月都不寫信。在電話中亦完全不提自己的動向，我在這裏是很光火的。以前老爺在，我是無怨言地等的。現在老爺已經去了，難道還要我無了期的放逐嗎？他現在還是那老樣子，有甚麼計劃都不說。總之是他自己心裏有數。我真希望他不再如此大男人主義下去。在這段期間，我脾氣躁了很多、心腸亦硬了很多。我不想回香港，但他又沒有意思來澳洲團聚，真是矛盾得很。

我往往在接觸到關於我和他之間的問題時，敏感得很。心中總是感到自己是非常的委屈，非要哭一場不可。真不明白為甚麼自己要哭，一哭我便又亂了。

今天，我已經漸漸接受現實。我時常都提醒自己去面對分離這件事，採取的態度是要用尊重對方的決定去看；這樣，我們兩人的關係，那就好過得多了。我開始明白到每人有每人的背景及思想，每個人都有權作出自己的抉擇，我又何必強他所難呢？同樣他亦一樣讓我自己抉擇。漸漸地我亦開始覺悟到以前實在太倚賴他了，所以常感到分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可能我太倚賴他，在他來說亦像一個不勝負擔的包袱。現在最重要的是充實自己，堅強獨立起來，只要能戰勝自己的心魔，生活是挺有意義和希望的。

請多來信，祝身體健康！

五妹
二月二十日 紐修威

BY AIR MAIL
航 PAR AVION 空

檢討過以上幾點，我的結論是移民監是可以接受的。不，錯了，始終不能答應。不是不可行，而是一值得嗎？

人生短短數十寒暑，應盡量爭取與丈夫子女相處的時光。我做人的目的不在乎名氣，不用流芳百世，更未想過大富大貴。在乎生活享受，但並非物質的享受，而是深心體會的天倫樂。五倫的感情不能只藏於心裏，亦絕非筆墨所能表達，不單是心靈的感受，更是感官的接觸。看見丈夫下班時的倦容，孩子放學時的喜悅，B B 歡迎我回家的歡容，丈夫與孩子嬉戲的片段，在海灘遊玩，在草地上奔跑的景象，甚至孩子爭吵時的情景；每一刻都是視線的享受。

子躺在床上嬉戲，那是觸覺享受。這些雖是生活的小節，但愛就這樣培養的，不能只說「我愛你」。我們從心底處發出愛意是要靠視、聽、嗅、觸各種感官去接收，只靠內心是領略不到的。

廣告

「橋」編委會計劃以後一年將以探討現代人的婚姻觀為每期的專題，誠意邀請讀者就下列主題撰寫文章：

1. 青少年戀愛與婚姻
2. 同居
3. 離婚
4. 獨身
5. 正確的婚姻態度

此外，「分享篇」亦希望得到閣下的支持，歡迎來稿分享你們的生活感受。文章一經採用，本會酬以小量稿費。投稿者請附上姓名、地址及電話連同稿件寄香港堅道明愛大廈五〇二室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橋」編輯委員會收

多謝你和我們分享移民的經驗，祝你們在澳洲生活愉快、家庭幸福！

張先生，張太太在十五年前分別從香港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在彼邦認識及結婚，現育有一子一女，張先生一直在郵局工作，而張太太亦任職於電話公司。今次回港是希望探望在港的朋友。

記者妹

記者
張先生
張太太

離港十五年，你們對香港有甚麼感覺？

香港比十五年前改變了很多，多了很多新市鎮，交通很繁忙。最大的感受是樣樣也很先進，很有系統。而人的節奏也比以前快得多。

回來最初幾天有些不習慣，因為街上人很擠，很有壓迫感，人人都是匆匆忙忙的，就算晚上，街上都是人頭湧湧。

這些現象你們覺得是代表甚麼？

可算是繁榮的一種象徵，社會發達才會有多姿多彩的生活形式。相比之下，溫哥華好像比香港落後。

我也有同感，在香港這幾年，我很開心，但亦很累，因為太忙碌了。好像感染了這裏的快節奏一樣。雖然很快要走，但好像沒有一天休息過。

聽你們的感受，都覺得香港很繁榮，生活富足，但香港現在出現了所謂移民潮，而理由多數是對九七大陸收回香港有恐慌，所以紛紛移居外地，你們對這方面有何見解？

對於九七問題，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意見，因為我對中國政治並不認識，但回來後不斷聽到朋友提到這個問題及向我打聽在加的生活情況，似乎是對大陸政治沒有信心。對於移民潮的問題，我覺得移民是很個人的事，當年我移民是希望去外國發展，但現在看來似乎香港的發展機會更多。其實住在甚麼地方都是有好有不好；住在香港有香港的問題，住在外國也有外國的問題。在香港要適應九七年後的政治改變，移民外國也要適應當地的文化及生活。

我就有不同見解，如果單看香港的環境，其實很好，很富足，生活又多姿多彩。但自從前幾天到過廣東後，我也有些擔心，因為中國大陸給我的印象是很落後，很貧乏，人又多，難怪香港人這樣害怕九七的來臨。

撇開九七問題不談，如果比較兩方面的生活，你們覺得有甚麼不同之處？

溫哥華的生活形式很簡單，很平淡，沒有香港那麼多娛樂，但卻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享受家庭生活，而在香港則生活緊張，人人都忙忙碌碌地賺錢來換取較好的生活享受，但似乎沒有給自己機會有真正的享受。

移民潮

危機或契機

「本文是節錄自公教教研中心之每月論壇」

講者：李明楚先生 香港理工學院社會科學系首席講師
撮錄：王愛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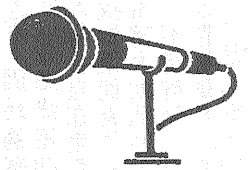
李明楚先生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香港的移民潮。香港近年的移民人數不斷增加，其中原因很多，除了時常聽到的對香港將來沒有信心等……之外，社會性的因素包括有以下數點：

(一) 家族團結性——有些已有家人移居外地的，這家族關係的網絡成爲一種動力，便利香港人移民。

(二) 社會團體壓力——由於同事及友好也相繼移民，使自己也感覺到有需要移民。而這些移民在外地也能找到原來的工作，便感覺到移民其實是一件好事，又不會帶來太多的損失。

大量移民帶來的結果是：人才外流及資金外流。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移民對社會的結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移民製造了很多社會的機會，通過移民，機會由上而下的滲透，使下層人士有發展的機會。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移民帶來了社會流動，社會機會不斷的出現，令到有才學，有能力的人士有發揮的機會。對於家庭方面的影響，由於要兩存其美，於是部份夫妻要分隔兩地，亦即所謂「太空人」的出現。兒童失去了爸爸角色的跟從，而夫妻關係也有因分離而產生不和及婚姻危機。但從積極性方面看：移民使親屬之間加強了整合性，親屬之間多了互相合作，互相支援，特別是在資訊服務方面的互相幫助。

在政治方面，離港、留港，對政策不參與等都是政治訊號。「走得人多」是一個政治壓力，若政策不改，人會繼續離開，香港將會繼續產生問題，而亦有人利用移民潮的資料作爲討價還價的籌碼。移民數目有數得計，但移民潮所帶來的社會心理影響其後果則更爲嚴重。在過去三十年，可算是香港社會建設的歷史，我們的上一代從大陸來到香港，是抱著一種過客的心態，香港只是一個暫居地。我們這一代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逐漸擺脫了過客的心態，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文化身份與社區認同，但移民潮使過客心態重現。



過客意識的特徵是：功利取向，只顧賺錢，貪婪，短視，注重家庭主義，強調家人間的利益，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不會考慮對社會長遠的心理性、經濟性及社會性的投資，因爲不會在這裏生根，厭惡政治及非常有限度的社會參與。在過客意識瀰漫下的香港社會，很可能出現以下幾種後果：除了移民，考慮移民，或者準備移民

這種種實際行動之外，還有各種的退出態度：
(一) 工作方面，強調經濟效益，放棄物業及投資，重視短期計劃。
(二) 社會方面，重視一些有用價值的功利性作用的社會關係，失去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沒有公義，只爲賺夠錢就離開。
(三) 文化行爲方面，尋求逃避現實的方式，如縱情物質，神玄觀念等作爲解脫。這種種後果不但削弱了社區意識和社會參與，而且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

過客的出現令香港政治發生倒退。自從香港的代議政制出現後，香港居民的政治參與的機會多了。但假若過客意識成爲香港的主導政治意識，市民對政治不感興趣，便沒有相應的政治行爲及價值觀念。在這情況下，香港在未來十年的政治前景，並不樂觀。
香港年青一代有國際視野，適應能力強，但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新一代也要離開，香港過幾十年的努力，會否因而付諸流水？

陳先生，本港某中學訓育主任。陳太太，本港某小學教務主任，兒子就讀中學初年班。三年前他們辭掉了兩份入息優厚的教職，賣掉了在麗灣花園的一個住宅單位，帶著一個幸福家庭的憧憬，舉家移民澳洲。最近他們回港探親，接受記者的訪問，分享他們的移民經驗。

初級記者

二姐 三月六日 香港

五妹：
寄來的旅澳心聲已陸續收到，我們很高興妳真的可以坐言起行，走出第一步起碼是以一途徑去接觸自己的感受，想法和見解。也使我们相隔異地之餘，多了解妳的生活和情況。
看到妳細說在澳洲的一般生活情況時，感到妳那種嚮往、滿足和肯定；但一接觸到感情和溝通的問題，頓時又落於迷惘和無奈的掙扎，實在使我唏噓不已，人生真是那麼的無奈嗎？
人的抉擇和努力難道是沒有作用的嗎？我至今仍是不相信人的命運是全然受控制和被擺佈的！我只希望能見到妳們兩人都可以消除或放下心中的積怨，真誠地詳談。不要再互相傷害對方。知否你們兩人都是太需要得到愛，然而又放不下自我和倔強去迎合對方，致使關係如此緊張呢！
一時間的逃避是避免產生嚴重沖撞的緩衝辦法，但逃避仍是解決不了基本的問題，而且長時期的逃避更會引發更多的危機和後遺症，相信嗎？
但願妳們都有信靠上主的心，讓聖神帶引和安慰妳們脆弱的心靈。在生活的探索和體驗中去成長，踏出一條通向幸福和智慧的道路。
四妹六月中來會妳，而媽也決定四月來和妳作伴。希望妳可以完成那爲妳實用的課程。待一切目標達成之後，再面對妳們必須面對的事情吧！有時我也會安慰自己說：「妳們是經得起考驗的，妳們正在成長的掙扎中，需要時間去突破，過去種種的經歷都不是沒有意義的。」
請妳倆都拿出信心和愛，再加添共同創造生活的誠意和勇氣，妳們兩個都是那麼可愛和美麗的一對可人兒，何必互相摧殘呢？一個怨對方捨他而去，另一個又怨對方不關心和重視自己，未免主觀了：妳們須要熱烈地擁抱，互相珍惜，勝過萬語千言。同時要讓愛苗有地方、時間和空間去滋長！
肺腑之言，不要見怪，下次再談！
祝
心境開朗！

記者 陳先生
●三年前甚麼原因使你決心離開香港移民澳洲卑利斯本？
●促成決心移民的因素是複雜的，但最主要是爲下一代着想。
●可否講述一下當時申請移民的情況及心境？
●我姐姐已經移民澳洲一段頗長的時間，並開設了一間餐館。我就以投資移民的資格申請，增加餐館的資本擴充業務，很快便獲得批准，申請時滿懷希望，不斷構想在新環境中的生活境況。批准後心情矛盾，有點捨不得香港的感覺。
●在抵達澳洲的初期，請問你們在適應新生活上有沒有困難呢？
●我們在八月份抵達澳洲，住在姐姐家裏，最初兩星期到處遊覽，仍然享受着香港的暑假。之後便投入餐館的工作。太太幫忙收銀、傳菜等雜務，我則在廚房中處理鹽、糖、茶、菜的混合藝術。想起我倆從香港學校課堂上講書的情景轉變至在澳洲服務行業中的工作方式時，真的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甚麼原因使你後來放棄餐館的工作？
●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八時開工，非要到晚上十一時不能離開。兒子放學後在餐館內做功課，然後等到深夜才一塊兒回家。我們連根拔起離開香港，是要爲下一代着想——給他一個溫暖的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數星期後，我們舉行了一個家庭會議，認清了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新生活方式。於是和姐姐商量退出餐館的工作。
●她們有甚麼反應？
●她們抱怨我們不能推苦。她們認爲香港人應該能夠適應任何工作方式和環境。她們都可應付的工作，我們沒理由承擔不來的。她們不明白理想不同，取捨各異。
●在這以後，你有甚麼計劃呢？有沒有後悔「移民」？
●要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並不容易，資格是一個問題。在以後的三個月裏，真有點徬徨的感覺。我太太有回歸香港的念頭，但她明白我勇往直前的人生態度，期間毫無怨言，並且給予我精神上極大的支持。月復一月都不能爲我們的生活找到一條出路時，「坐食山崩」的恐懼不時都打從心底裏浮現上來。於是我們決定選擇一些適合我們的課程修讀，充實自己。一邊繼續留意所有的可能性，好使我們一家人可溶入澳洲社會中而又不放棄我們的理想。想想一家三口齊齊背書包上學去也是很好玩的。當然，如斯情況維持至坐完「移民監」時，則從香港帶去的金錢將會用罄。然後帶著三本澳洲護照回來香港重新做人。真的如此，我也不會後悔，反而會好好珍惜我們一家三口曾經爲一個共同的人生目標奮鬥的經驗。
●請問後來碰到怎樣的轉機？
●當我們選擇修讀課程時，剛巧澳洲政府通過一條法例，只要我選讀一年的特別課程，畢業後連我台灣大學的學歷也就被認可，有機會重執教鞭，走回自己的老本行。當時聽到這個消息，雀躍萬分。不過，在以後的一年，爲要爭取優良的成績，辛勤讀書到近似瘋狂。在這裏實在要再一次多謝太太精神上的支持和兒子的接納。更幸運的是畢業後原先就讀的大學願意聘請我在那裏任教。
●可否讓我們分享你現在澳洲的生活狀況？
●在大學裏教席的收入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太太現在繼續每日背書包回校園做她的超齡大學生，修讀「亞洲政治」的課程。兒子在適應他的學校生活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最近換了一所較寬敞的房子。節儉一點每三年尚可回港探親一次。
●多謝你和我們分享移民的經驗，祝你們在澳洲生活愉快、家庭幸福！

搜索者

王良和

(一)

清冷的黎明我上了船
 離開陸地，搜索
 駛向廣大而神秘的水域
 揚起孤帆對風倔強
 暗雲和氣流逐漸翻湧
 顛簸的桅下
 寂寞地，吸著燃盡的菸
 請恕我流浪的意志
 此刻我抓緊帆索聽到
 撕裂的帆篷因風炸響
 小船傾側，陷進擴展的漩渦
 死亡的圓周外
 我思索著生命並且
 企圖抓緊你的形象

(二)

不知道是甚麼力量吸引
 我結滿厚繭的手掌
 風雨後收起破帆
 挺拔的桅桿從容於風中
 洗淨苔綠還能作柱
 擎得起一間小小的屋
 設想你仍在水邊等候
 暮色中獨自掌燈，做飯
 惟我不能肯定告訴你
 甚麼時候靠岸
 日子不會很遠
 我手中的菸升起你的炊煙

(三)

風暴過後，墨墨的漩渦漸漸
 從激越回到沉潛
 翻滾的沙泥，葉屑，和藻草
 動盪的歷程歸於沉澱
 曲折的河道慢慢水清了
 我划著木筏，沿河觀望
 手中的長篙感覺波暖
 秋葦草長，依稀一縷炊煙
 徐徐自下游升起
 我想告訴你
 你平靜的水域是暴風後
 我安心停泊的無風帶

大指指

瑚樸

我一向認為從事輔導，除了理論要好，更重要的是輔導員個人的修養。我所說的修養是指輔導員對自己內心世界的認知和覺察，對人對己的尊重、接納、欣賞和寬容，對人生的體驗及對生命的熱誠等等；所以輔導員本身的修持功夫是不可或缺的。

所謂「理出於易，道不在遠」，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在我們平常生活中的瑣碎平凡事，也能隱藏著人生的學問，讓我們學習和細味。因此，我除了從書本收前人學者的經驗和知識外，也特別珍惜我每日生活所經歷的一切。久而久之，我養成一個怪習慣，就一些生活點滴，我都會聯想很多「道」和「理」。

輔導隨想

前些陣子，我弄傷了右手大指的骨白，雖然並不是大礙，但卻令我更珍惜這隻朝夕與我相伴的大拇指。在我傷了拇指及療傷的期間，我連提起杯子也沒有力，執筆，用筷子也感到很不方便，早上清洗時，不能靈活地運用牙刷，連毛巾也要丈夫代勞。我重新發現這一隻僅有兩吋長的拇指，平日「不動聲色」，默默地為我做了很多事情，而我却不以為意。為何我要在弄傷拇指時才更珍惜你的存在？幸福並不是必然的。回想我的一位受導者，他在太太離開他後，才後悔當初和她一起生活時沒有好好珍惜及維繫他倆的關係。現在卻為時已晚。我感慨為何我們如此容易忽視我們眼前的事物，我體會到不能捨近而取遠，遠離當下的生活而去追求遠在天際的理想。

「終於知道了葉在落盡時甚麼是珍惜，終於了悟到人在別離後甚麼是思念。」

「韶華冉冉·鵝鵝情濃」

——婚前講座參加者之夫婦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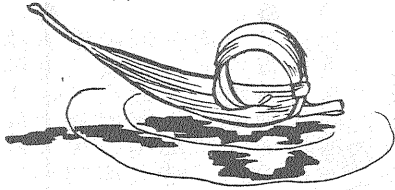
本會歷年舉辦之「婚前講座」，頗受各界人士歡迎，參加人數不斷增加，惟講座課程之後，鮮有聯絡，曾經參加講座之夫婦，婚後生活如何？而本會設計之講座內容及資料，未悉是否能夠切合實際生活需求。故是次特廣邀曾經參加過本會「婚前講座」的夫婦，及大部份之嘉賓講者，共聚一堂，回首過去，計劃將來，希望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互相分享生活經驗，共進晚餐，在冉冉流逝的時光中，共話鵝鵝情，共同渡過一個有意義的晚上。

茲將節目資料詳列如下：

- 日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
- 時間：下午四時正至晚上九時半
- 地點：九龍窩打老道一百卅號教研中心（即九龍界限街瑪利諾小學內）
- 節目：『韶華冉冉·鵝鵝情濃』短講及分享
 聚首話當年
 自助晚餐
 分組討論、匯報
 遊戲及抽獎
- 收費：每對夫婦收費二百圓，包括豐富之自助晚餐
- 報名辦法：請親自到本會香港或九龍辦事處報名，或致電—H八一〇一壹〇四查詢。

分離

胡淑賢



分離對於我倆夫婦來說並不陌生。從認識至今八年多，我們都不斷感受著分離的苦與樂；只是每次的分離時間長短不一，但再相聚的盼望都使我們更珍惜兩人的關係。還記得當年在英國讀書時認識了他，有機會一起成了越南難民服務。那時的我剛完成了大學第一學年，利用暑假做些社會服務。在短短兩個月間我們感情開始了第一步，卻因我要回倫敦繼續學業而沒有發展下去。那時我常被情緒所困，時常思念著他和他的一切。分離也使他體會到對我的感情，

編者的話

無可置疑，「移民問題」正在沖擊著我們的社會，對我們的家庭生活起著一定的影響。本期我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去接觸這個現實的情況——有嚴肅的演講探討、移民書信、訪問、日記、以及詩人的觸角等。而我們自己又有沒有受這個問題困惑呢？

從今期起不同的輔導員將會在「輔導隨想」專欄內和各位分享她／他們的感受和。下期更增添另一專欄——「橋上談」，歡迎讀者來信和我們對談一些環繞家庭生活的素材。

費盡心思安排我們能有機會見面。那年的聖誕節，我被邀請重回到中心為越南難民服務。我們得以再次聚首，互訴離情，這使愛火燃燒得很快。我們非常珍惜這段時光，除了談情說愛，還盡力去互相認識，摸索對方的性格與興趣，了解對方待人接物的態度與價值觀。我們雖然來自不同的背景，但對宗教和人生都有相同的看法；我們期望能不斷地充实自己，以能將自己所擁有的推己及人，使這縱小的力量能使世界更趨和平美好。

可惜這時我們各有所工，相聚的時間並不多，而兩地的距離卻很遙遠——四個多小時的火車或長途巴士。每次踏上這旅程時，內心都有說不盡的喜悅；因為每時的相聚與分離都加深了我們心靈上的溝通和聯繫。當火車或巴士在路上奔馳時，我不期然體會到身體的分隔不能阻礙我們深心的愛和思念，更因此明白到靈性的分享和接觸是何等重要。在這段期間，聚少離多，但對二人互相了解、體諒和珍惜卻多倍地遞增。

大學最後的一年，他也進入了我的大學進修；使我們有更多時間分享和支持。但時間忽忽而過，我們的理想都畢業了。這時我們都擁有相同的理想和深遠的愛，卻仍要再次面對分離，而這次是更長時間和更遙遠；我要返回香港——一個我成長的地方，照顧我的父母和弟弟。我不想留在外地，而辛苦一輩子的子女一樣留在家鄉；同時又深明我對家人的記掛及為子女負責任。當時我們在淚水中分開，充滿信心地在等待，等待那重聚的一刻。時間一天一天的溜走，分離使我的信心大受沖擊，開始懷疑愛是否會因分離太久而轉淡。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然而，他對我的愛反而日漸濃，不斷加深。雖然在尋找理想工作崗位上屢次失敗，他始終不肯放棄。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他爭取得到那份工作了。香港。

重逢時那份喜悅和興奮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語和文字可以表達的。帶著這樣的一份寶貴經驗我們攜手進入一個互相了解、關心和體諒的婚姻生活中。